

车前草

○ 张保泉

我来到野外,望着长在田埂和路边的车前草,想起在《诗经》中,车前草被称为“茅苳”,“采采茅苳,薄言采之。采采茅苳,薄言有之……”

我不知道先人们是怎么吟唱的,脑海里却浮现他们挎着竹篮、三五成群来到野外采摘车前草的画面。他们将车前草采摘回家,或做成美食,或用来治疗疾病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,车前子,味甘,性寒,无毒。主治气痿,止疼痛,通利小便,消除湿痹。长期服用,轻健身体,延缓衰老。

前段时间,我右脚的大拇指突然疼痛。起初,我没有太在意,想着过几天就会慢慢好起来,但后来不但没有好转,连穿袜子都极其困难,更别说下地走路了。到医院检查后,得知是尿酸值偏高引发的痛风。医生开了一些西药,还建议我采摘些车前草泡水喝。

周末回家时,我和父亲随口提到这个事儿。再次回家时,我就看到父亲正在清洗一些野草,说是猪耳朵草,洗干净晒干之后让我泡水喝,对治疗痛风有一定的

作用。

我问父亲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偏方,父亲说,他去地里干活时,见有人采摘这种野草,得知可以治疗痛风。想到我前段时间因痛风而疼痛难忍,便也特意采摘了一些。

我上网搜了一下,了解到,猪耳朵草是多年生短小草本植物,生长在路边或田间地头,每年6至7月间开花结子,全草和种子都可入药。因其叶片的形状和猪耳朵相似,又叫猪耳朵草,学名车前草。哦,原来父亲采摘的猪耳朵草,就是医生所说的车前草呀。

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车前草,还用小刷子反复刷草根,然后把它们放在院中晾晒。等我回城时,父亲把已经晒干的车前草装在袋子里,并且密封好,让我带到办公室泡水喝。车子缓缓启动,父亲的叮嘱在耳边回荡……

后来去医院测尿酸值,比之前降了不少,我便让父亲再采摘一些车前草,说过一段时间回家取。几天后,父亲骑电动自行车赶到城里,刚一进门就递给我一桶

车前子茶,说是自己制作的。

父亲的心灵手巧令我惊叹不已,不禁想到他这些年为我做的蒲公英茶、桂花茶、栀子茶、竹尖茶、柿叶茶……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没有多少文化,但只要是儿子交代的事情,他就会放在心上,努力地去

做,并且力求完美。父亲带着歉意笑了笑,说自己跟着视频第一次做车前子茶没经验,可能口感不好。但父亲不知道的是,他在制茶的时候,已经悄然将一种独特的味道融入其中,沏出来的茶又怎会口感不好呢?那可是世界上最香、最醇的茶。

车前草,一种很普通的植物,生命力却极其顽强,被滚滚驶过的马车辗轧之后,依然昂首挺胸,傲立于天地之间。正如我的父亲一样,一辈子默默无闻,却也一路风雨无阻,撑起我们这个家。

“留下足迹”,这是车前草的花语和寓意,如同父亲对我们的爱。

寻瓜记

○ 宫亮杰

从莘县老家回聊城的午后,时间尚早,斜斜的阳光像融化的蜜糖般慵懒地流淌在车窗上。我们临时起意绕道许营寻瓜,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,让原本平淡的归途变成了充满惊喜的探索。

导航将我们引向一条陌生的乡间小道。从路边的店铺牌匾得知,这个村子叫刘庄,路两边种满了梧桐树,梧桐树荫里的村子洁净如洗,几位老人坐在马扎上摇着蒲扇。几家房前栽着儿时常见的鸡冠花,开得正艳。时光静好,如同一幅被夕阳晕染的油画。再往前走,视野豁然开朗,六月的鲁西平原正舒展着它最丰盈的体态。摇下车窗,麦浪沙沙作响,在风里翻涌成一片金色海洋,空气中弥漫着麦穗将熟未熟时特有的青涩甜香。

拐过一个弯,一个骑三轮车的瓜农从田间小路上颠簸而来,与我们不期而遇。车斗里装着十几个青绿色的圆滚滚的甜瓜,看着非常新鲜。我们赶紧靠边停车,爱人上前询问。见我们想买瓜,瓜农黝黑的脸上绽出朴实的笑容,说本打算自己摘回去吃的,没带秤,便用手掂了掂。那粗糙的手掌就是最公道的秤,5个浑圆的甜瓜只收了19元钱。“自家种的,甜着呢!”他说话时,眼角含着笑,皱纹里还沾着新鲜的泥土。

又走了近1个小时,太阳快落山时到了许营镇宋郎村。导航将我们引至田野深处。水泥路渐渐瘦成窄窄的土径,车开不进去了。正犹豫时,一位大哥骑着空三轮车迎面而来,一问,竟就是附近的瓜农。

我们跟着瓜农大哥穿过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小路,大概走了100多米。靠近一个塑料大棚时,厚重的门帘突然被掀开,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,棚中密密麻麻的翠蔓间垂着墨纹斑驳的西瓜。瓜农大哥

弯腰摘下一个还沾着泥土的西瓜,用指节一敲,发出闷闷的脆响,“听这声音,你们挑这样的,熟得正好”。瓜农大哥的指甲缝里嵌着泥土,那是长年累月与土地对话留下的印记。我们将挑好的6个瓜放到了他的空三轮里。

归途中,正好经过瓜农大哥家的蔬菜棚。一位农妇突然从棚里钻出来,用围裙兜着红彤彤的西红柿、弯弯的尖辣椒。“拿着!”她不由分说把蔬果塞进我们怀里,动作利落得像在田间播种。我们数着6个瓜该付的40元钱,爱人又悄悄在钞票里多藏了10元。那妇人发现后追着车子跑了好几步,笑声惊起了田埂上的麻雀。

车后座满载着瓜果,车里满是瓜果的清甜。这样的午后,遇见的都是最朴素的善意,连风里都带着温柔。原来最甜的从来不是西瓜,而是那些不期而遇、带着泥土味的人间温情。

校工张叔

○ 任重齐

我大学毕业后入职马颊河中学那年,让我爸给马颊河中学的校长打个招呼。我爸回我:“在教学一线锻炼锻炼再说。”这一锻炼就是两年,直到一位老师退休,我才接替他当了后勤主任。

马颊河中学的后勤事务主要包括校内外卫生管理、学生生活服务两个方面。我手下有一个“兵”——校工张叔。张叔早年在沈阳某部服役,是个炮兵,复员后来到马颊河中学干临时工。张叔与校长是小学同学。张叔刚来时负责上课、下课打铃,学校换了电子铃后,校长就让张叔在学校干杂务。虽说三百多元工资不高,张叔却很满足。那年市教育局让上报临时工名额,校长让张叔填个表,张叔一脸无所谓的样子,说自己没什么升迁的机会,填不填表没多大意思。校长拿他没办法,只好作罢。谁知过了两年,学校填过表的临时工都转了正,张叔错过了这一大好机会,校长心里也很内疚。

有一天,学校的刘老师提起张叔那年填表的事。张叔说:“咱就这穷命,担不起那个福分。”说完哈哈一笑,看不出丝毫后悔与惋惜。后来,校长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给张叔补办了入职手续。

那年南方发大水,学校让全校员工捐款,每人100元。张叔找到校长,说他捐200元,南方兄弟有难,他多捐心甘情愿。有人给张叔送了一个白眼,张叔微微一笑,“啪”一个立正,给那人行了个军礼,弄得那人脸红脖子粗,非常尴尬。

张叔对学生非常热心。每逢学校放假,有学生找张叔帮忙搬东西,他总是立即答应。这些年,让张叔搬过东西的学生不计其数。那年秋季开学第一天,一名初一新生不慎将钥匙掉进了下水道,进不去寝室,急得直哭,后来找到张叔帮忙。有学生建议把门锁撬开,张叔摆摆手,说:“一个门锁十几元钱呢,不能撬。”张叔趴在水泥地上,用工具捞了十几分钟,终于把钥匙捞了出来,弄了一手污泥。

张叔在马颊河中学干到退休,几十年来都是一副庄稼人模样——肥大的裤褂洗得褪了色,胡子邋遢、不修边幅。张叔临近退休时,校长念他是学校的有功之人,便与他商量,让他儿子来学校做校工。校长说,先让张叔的儿子来学校干上一年,不发工资,等张叔退休了,再给他儿子发工资。张叔当着好多师生的面说:“两个人干活,只给一个人发工资,俺不当‘冤大头’。”张叔儿子在学校干了十几天,张叔硬把他拽回了家。有人私下里说张叔太傻,张叔哈哈一笑,说:“俺是怕校长为了俺犯错误,丢了乌纱帽。”

张叔退休后,我只见过他一次。在一个白菜摊前,张叔正与摊主为了几角钱争得面红耳赤。后来听说张叔去了大城市打工,找了个看大门的差事。

好多年没见到张叔了。每当步入校园,我总会想起与他朝夕相处的时光。

张叔,您在他乡还好吗?

